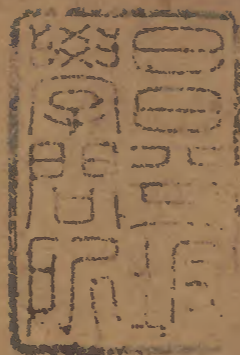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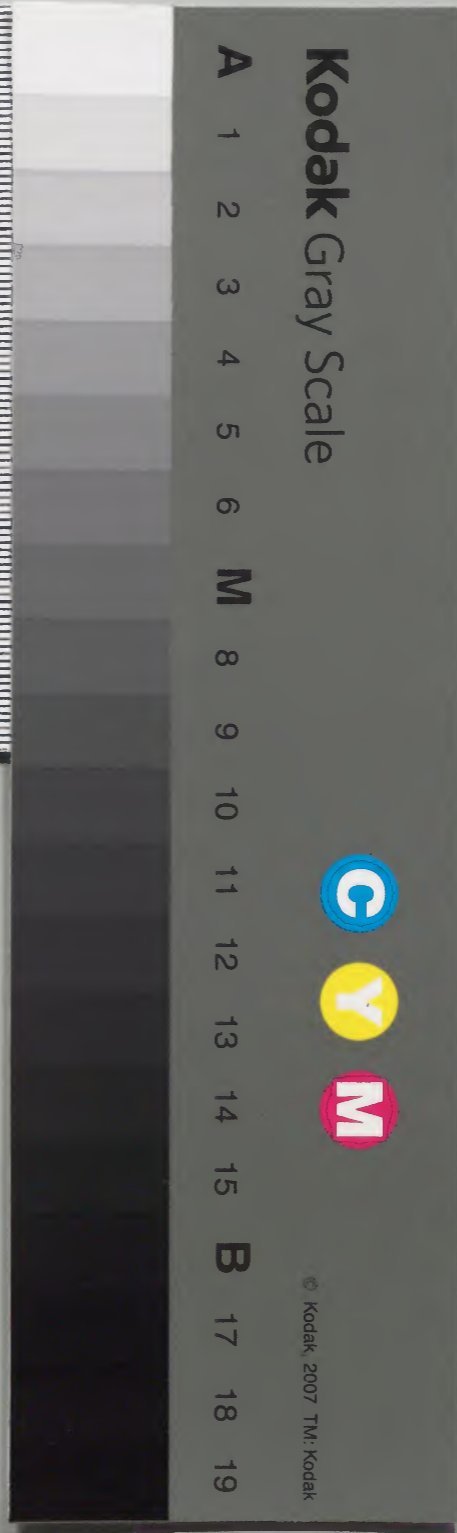
通鑑總類十九



		九	漢
		〇	書
		二	門
		〇	
二〇八	九	九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二	九	〇	漢
〇	〇	二	書
八	二	九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9
冊數	20 (19)
函號	290 115



通鑑總類卷第十九

淺草文庫

夷狄門

漢高帝困白登之圍

七年高帝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

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

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

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先至平城。

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負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高后不報冒頓嫚書之辱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強。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怨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中行說教單于不好漢物

前六年。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也。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楊雄諫哀帝不許單于來朝。

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計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

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民。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久。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帥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

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

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匈奴烏孫諸國皆來朝內屬

元壽二年。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嚴尤陳三策五難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滅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蝨。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鍍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寔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陳遵拒單于不肯尊漢

更始二年。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書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拒。單于終持此言。

光武不許臧宮馬武擊匈奴

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班超伏兵擊虜騎

永元二年。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晉江統作徒戎論以警朝廷

元康九年。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効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徃。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

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隅。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朝廷不能用。

匈奴號劉淵爲大單于

永興元年。初。大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

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亾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

唐公結突厥以益兵勢

隋義寧元年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我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唐高祖每優容突厥

武德元年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持勅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高祖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高祖優容之

太宗不肯乘間擊突厥

貞觀元年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太宗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亾之兆也。不過三年。太宗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太宗不肯勞民修堡鄣

二年。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亾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張公謹言突厥可取之狀

三年。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太宗自謂得禦戎上策

以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

靺鞨遣使入貢。太宗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四夷君長請太宗爲天可汗

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太宗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太宗數頡利五罪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太宗詔群臣議處突厥部落

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

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亾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亾。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亾。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右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太宗遣突厥還舊部

十三年。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詔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太宗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褚遂良勸太宗立高昌國

十六年。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逃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中宗令內外官進平突厥之策

景龍元年。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

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
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
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
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
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
舉以討之。中宗善之。

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

開元十九年。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
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
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
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
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韓偓諫回鶻發兵赴難

天復二年。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昭宗命翰林學士承
旨韓偓。答書許之。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
物華糜。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
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燕韓延徽教契丹威服諸國

後梁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亾歸契丹。契

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待之益厚。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後唐楊檀乞勿許。煎刺等歸國。

長興三年。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明宗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明宗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鄴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

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明宗乃止。

後晉石敬瑭以父禮事契丹

天福元年。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今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一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契丹大敗唐兵

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三千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令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契丹擇高祖兄子守河東

高祖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高祖盡出諸子。自擇之。高祖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高祖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契丹述律后責趙德鈞乘亂邀利

唐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高祖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噐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

吳巒不肯臣於契丹

二年契丹主自上黨歸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

吳徐誥欲結契丹以取中國

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契丹倣中國置公卿庶官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

高祖臣事契丹甚謹

三年以馮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高祖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高祖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高祖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高祖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

契丹欲使王威襲父土地

四年。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亾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高祖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高祖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解。

高祖喜安彥威屈節奉契丹

五年。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高祖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高祖悅。

桑維翰請養兵息民觀釁而動

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高祖。高祖爲之遜謝。重榮上表數千言。大抵斥高祖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高祖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秦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閒隙。而自啓弊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高祖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

漆安重榮首送契丹

七年。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重榮首至鄴都。

高祖命漆之。函送契丹。

景延廣不肯稱臣於契丹

齊王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齊王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景延廣以大言致契丹入寇

八年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

景延廣說齊王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遂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齊王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

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楊光遠密告契丹令取中國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契丹。以晉王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李守貞大敗契丹於馬家口

開運元年。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李彝殷侵契丹之境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契丹主畏晉軍之盛

契丹僞奔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齊王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契丹主括借士民錢帛歸國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晉百官推戴契丹主爲皇帝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八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契丹主欲以晉百官自隨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遙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

契丹主盡載府庫之實以歸國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牒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契丹自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克相州驅婦女而北

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武行德據河陽叛契丹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侯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

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兀欲殺趙延壽卽帝位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胷腹手足。且啖之。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卽日先引兵入恒州。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末康王兀欲召延壽於所館飲酒。稱其謀反。鎖之。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於中京。卽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旣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契丹主幽述律后於阿保機墓

契丹主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北漢主求援北朝

後周廣順元年。北漢主立。契丹主使潘聿然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亾。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

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

北漢主以厚賂謝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契丹冊命劉承鈞為帝

顯德元年。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唐執失思力諫太宗收獵

貞觀五年。太宗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太宗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太宗為之止。

又云。可力君。薛延陀均官。

帝請行冊禮

契丹册命劉承鈞為帝

顯德元年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劉承訓册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

上表伏奠其主祭其喪代主服之請命承鈞為帝

蕃將門

唐執失思力諫太宗畋獵

貞觀五年太宗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柰何自輕太宗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太宗為之止

契苾何力固辭薛萬均官

九年太宗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太宗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太宗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太宗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

契苾何力不肯叛唐歸虜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太宗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自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太宗口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太宗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耳。太宗曰不然。何人少收。雖不。必不。殊。亦。會。亦。出。自。新。或
何。人。之。意。古。曰。天。然。成。賦。味。味。何。人。之。新。或。創。鮮。魚。鼓。水
耳。以。自。誓。其。終。必。遂。之。其。妻。黠。而。土。太。宗。聞。其。故。笑。曰。公。非
平。曰。豈。有。書。然。士。而。安。區。區。莫。天。賦。日。民。賦。味。亦。公。因。隱。立
餘。時。之。詣。請。其。前。置。其。天。賦。亦。何。人。之。新。或。創。鮮。魚。鼓。水

藩鎮門

唐令狐彰舉劉晏等代已

大曆八年。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
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
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
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
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
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
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
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
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

不從。舉家西歸。

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馬璘諷將士表求平章事。

九年，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爲已表求平章事。代宗以璘爲左僕射。

郭子儀奏除屬吏不報。

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李正己與田承嗣等根據蟠結。

十二年，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

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代宗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田悅激怒軍士怨朝廷

建中元年。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旣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朱滔等四國俱稱王

三年。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夫三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

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寺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抱真與王武俊陰相結

四年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

結

韋丹勸憲宗討劉闢

未貞元年。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憲宗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憲宗從之。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憲宗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李絳請重賞魏博

七年。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

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

田弘正子姪皆仕諸朝

十四年，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憲宗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憲宗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穆宗赦朱克融討王庭湊

長慶元年，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穆宗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穆宗從之。

李涑貪殘不法以召亂

開成二年，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涑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涑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涑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

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貶涑澧州長史。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說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疾病。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武宗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武宗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武宗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

李德裕面諭三鎮使者

四年。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李克用請發兵討朱全忠

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第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

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僖宗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常濬諫僖宗姑息藩鎮

光啓元年。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

州司戶。尋賜死。

張濬請討李克用

大順元年。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張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昭宗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昭宗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昭宗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昭宗命三省

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付六七。濬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權，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昭宗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昭宗以二相言叶，僣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張濬爲李克用所敗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五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太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刺史張行恭弃城走。存孝進攻晉州，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陷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

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闈。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至河陽。撤民屋爲柵。以濟河。師徒失亾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昭宗詔復李克用官爵

二年。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張濬爲鄂岳觀察使。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昭宗決討李茂貞

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昭宗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約衰殘而行。

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纒。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昭宗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惜惜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昭宗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臯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昭宗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有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昭宗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

李茂貞請誅杜讓能

覃王嗣周帥禁軍二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藍屋以拒之。禁軍皆新

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昭宗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昭宗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弃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賜讓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

王行瑜表罷李谿等入相

乾寧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邠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昭宗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

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行瑜等各擁兵入朝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行瑜乃與李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昭宗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于門下。昭宗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昭宗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昭宗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始三帥謀廢昭宗。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

李克用受詔討三賊臣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弃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不欲張濬復為相

三年。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昭宗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昭宗下詔和解之。

後梁均王分魏博軍乃召亂

貞明元年。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均王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均王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因此時爲之言。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

弱其權。均王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軍校張彥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

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後唐明宗征夏州無功

長興四年。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明宗聞之。命從進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

契丹主以詔書賜藩鎮

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

後周安審琦入朝

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世宗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

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世宗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南侵門

趙王虎不敢南行

東晉建元二年。趙王虎享群臣於大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符秦王猛勸符堅勿以晉爲圖

寧康二年。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關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

欵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符堅欲大舉伐晉

太元七年。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亾。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

其釁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乘累捷之勢擊垂亾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

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强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強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叢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

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謝玄大敗秦兵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

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噐械。

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南燕高雅之等表請伐晉

元興二年。南燕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

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北魏高祖欲遷都洛陽

齊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謀筮之。遇章。高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高祖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高祖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高祖久之乃解。既還宮。召澄入見。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高祖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高

祖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眾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伏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眾。弱必能制強邪。

李冲諫魏主南伐

魏高祖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高祖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高祖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懃泣諫。高祖乃諭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高閭等諫魏主築城於淮南

建武二年。魏高祖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狐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

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轉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捐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高祖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

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高祖乃還濟淮。太子苦河南地熱。

二年。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高祖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高祖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高祖。高祖大駭。秘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高祖謀入寇

魏高祖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一宅中土。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高祖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齊房伯玉敗魏兵於南陽

四年。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

衆號百萬。吹脣沸地。魏高祖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鄰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北魏元英等乞清江表

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

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

中山王英攻鍾離城

梁天監五年。魏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槃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

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蠻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沮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武帝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

隋楊素等爭獻平江南之策

陳禎明元年。初隋文帝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會高宗殂。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

首。長城公谷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文帝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文帝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

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長城公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長城公大怒。卽日斬之。

薛道衡謂必克江東

二年。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揔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後周世宗攻壽春不克

顯德三年。世宗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

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亾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

講和門

匈奴欲與漢講和親

漢元封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譖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

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東晉劉裕求和於秦

義熙元年。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群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梁武帝與東魏通好

大同十年。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武帝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武帝亦效之。

東魏高歡聘柔然

十一年。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高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號曰蠕蠕公主。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

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王偉勸侯景偽求和

太清三年。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

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武帝請許之。武帝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武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武帝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等。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

牲歛血爲盟。旣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
卽發。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然猶羈縻不絕。

沙鉢略請與隋和親

陳至德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
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文帝女。隋文帝遣開府儀同三司
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
因豐乘之。隋文帝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
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
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
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文帝復書

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
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
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
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
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
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賀
可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
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
而大慙。與群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
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

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西突厥遣使求婚

唐武德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強。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高祖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許突厥請和

九年。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

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太宗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夫思力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敵。叩馬固諫。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遠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吐蕃遣使請和親

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天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

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又上

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國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閻知微與田歸道爭論和親

神功元年。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天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壽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壽再思固請與之。

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糴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天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皇甫惟明言和親之利

開元十八年。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回紇喜德宗許昏

貞元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蹀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

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後晉桑維翰勸齊王請和契丹

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齊王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齊王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南唐主獻四州求息兵

後周顯德五年，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覺請遣其屬閣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世

言和甲
宗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劉承
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
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唐主手表謝恩

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
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
乞比藩方賜詔書唐主復令謨白世宗欲傳位太子世宗先
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
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世宗令鍾謨語唐主修守備

六年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世宗問謨曰江
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
然鄉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
它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
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
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氏燕金刻其精則其文不宗其意其文為其少皆益文

却矣燕將善甲兵燕守要害為子孫計姑聽以書書主書主

守其入主燕謀至于對世四事不四味融請燕主何又書

燕燕和國為其始今日則為一表其與燕因大燕已安於燕

南亦亦兵劍中前年據曰燕引事大國不類對爾州亦自不

背盟門

燕人悔割虎牢以賂秦

東晉太和四年。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

梁王偉勸侯景背盟

太清三年。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上啓。陳武帝十失。

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謹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祆怪爲嘉楨。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竿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闈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武帝覽啓。且慙且怒。

吐蕃切盟

唐貞元三年。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德宗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德宗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大戎所侮耳。德宗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連營。相次

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城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乃還。元光與城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德宗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德宗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德宗大驚。銜遞其妻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

光武却那國貢款

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羗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亾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順帝以大珠封還文巖

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巖。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雉頭裘

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竒技異服者。罪之。

宋沈慶之以四宅輸官

大明五年。沈慶之固讓司空。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遊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武帝限刺史二千石罷還獻奉

八年。武帝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

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卽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

隋丘和以獻食甚精遷職

大業三年。煬帝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煬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煬帝專以禮餉厚薄遷官

十二年。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飢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煬帝簡閱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唐李大亮不肯獻佳鷹

貞觀三年。太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

太宗不受鸚鵡美女之獻

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

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魏徵諫以儲侍謹官吏

十一年。太宗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太宗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无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就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太宗數趙元楷饋貴戚

十二年。太宗祀禹廟。至柳谷。觀鹽池。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解舍樓觀。又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以饋貴戚。太宗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盜庫物。卿所爲。乃亾隋之弊俗也。

高宗不以捕鷄待劉齊賢

乾封元年。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高宗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高宗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王丘等不勞人以市恩

開元十三年。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明皇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鄉者屢遣

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貶懷州刺史獻樂工

二十三年。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以李正己所獻錢賜淄青將士

大曆十四年。李正己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德宗不受生日貢獻

建中元年。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

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李泌請勿受諸道貢獻

貞元三年。德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德宗從之。

藩鎮競以進奉市恩

十二年。初德宗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李錡以貢獻固主恩

十七年。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德宗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

鑿阮於道旁。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盧坦彈柳晟等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內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王鐔厚進奉以求入相。

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鐔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旣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鐔以進奉得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李絳請却裴均進銀器

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憲宗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旣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憲宗不聽。

李絳爲戶部不進羨餘

六年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孔戣奏罷貢蚶蛤淡菜

十二年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王播進羨餘絹

寶曆元年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張潛乞賞省節致羨餘者

大中十二年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唐明宗詔諭兩川獻錢



天成四年。明宗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明宗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明宗責李金全以獻馬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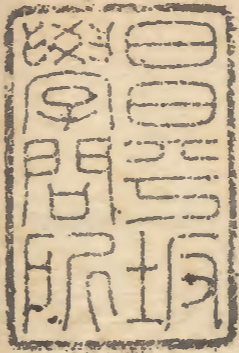
長興三年。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明宗不受。曰。御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

南唐主責倉吏歲終獻羨餘

後晉天福五年。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齋。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後周太祖蠲宋州所獻絲

廣順三年。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領之。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作色。



文化乙丑

